

语林 拾得

—咬文嚼字精选
100篇

金文明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林拾得:咬文嚼字精选一百篇/金文明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8
ISBN 7-309-02840-6

I. 语… II. 金… III. 汉语-语法-分析 IV. H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9805 号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200433

86-21-65118853(发行部) 86-21-65642892(编辑部)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 同济大学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875

字数 308 千

版次 2001 年 8 月第一版 2001 年 10 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 3 001—7 000

定价 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开卷题诗：

《自述》三首

金文明

年届六六，又值《咬文嚼字》创刊六周年，爰赋小诗以述志。

(一)

平生碌碌成何事？ 嚼字咬文三十春。
涉足雕虫君莫笑， 词田语苑要耕耘。

(二)

三千弟子舍身去^{〔1〕}， 二万雄兵伴晓昏^{〔2〕}。
多少华堂豪饮夜， 省庐唯有月临门^{〔3〕}。

(三)

不图青史留名姓， 只为斯文惜寸阴。
妆点江山凭圣手， 春来甘做护花人。

2001年春，作于省庐。

注：

〔1〕 三千弟子：仲尼有弟子三千人，桃李门墙，后世颂之。余业文无传人，唯喜用圆珠水笔，率三四日尽一芯。三十年来，所费已近三千，因以“弟子”谑称焉。

- 〔2〕 二万雄兵：家藏图书二万余册，朝夕相伴，驱遣自如，犹将之用兵。
- 〔3〕 省(xǐng)庐：余书斋名。当年地处静安，逼仄如蜗居，寝卧起坐皆在其中，实无庐可称。名实难副，聊以自慰耳。今徙来闵行，始得专辟一室，为笔耕之用。斋名墨宝，友人洪丕谟君所题也。

序一：

妙在点评新意出

——诗代序

张 斌

题《咬文嚼字》月刊

未必雕虫皆小技， 文坛一向重推敲。
宜将玉尺量长短， 省得名家自解嘲。

赞《语林拾得》文集

拾遗补阙谈何易， 音义澄清亦苦辛。
妙在点评新意出， 于平常处见精神。

赠本书作者

述作由来深积累， 也关体察善寻求。
谢君字里传消息， 乐得书山艺海游。

书于 2001 年春，时年八十又二。

序二：

春来语苑绽奇葩

洪丕谟

大概也是佛说的缘分吧，借《咬文嚼字》主编郝铭鉴、责编唐让之等兄的光，自杂志出版以来，每期都及时邮到我的家里，使我拜读之余，每感获益匪浅。从大处看，我国语言文字的学问实在太，由此其杂志笃悠悠不紧不慢，“疏雨滴梧桐”似的每个月一期送到案头，从而学习一点，补充一点，校正一点个人在这方面的不足，确实是营养丰富，增智长见。

可是缘分并非就此而止，今年早春二月的一个晚上，当我正在灯下夜读的时候，忽接好友金文明兄来电，说是复旦大学出版社要出版他的一本有关“咬文嚼字”的专著，意欲请我为他写篇序言。金文明兄是我结交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了，论道德学问，金兄都是值得我学习的榜样，尤其是他在古汉语方面的根底，更是我所望尘莫及的。现在金兄要我为他的这本集子作序，确实是既有点受宠若惊，又有点惶惶然，既感到任务光荣，又感到有点担子沉沉的了。

不过尽管如此，出于彼此的情谊和对于金兄学问的仰慕，我还是勉为其难地答应了下来。当时我的想法是，写序必须看原稿，这不正是一次比平时更加用心、更加全心投入的大好学习机会么？

金兄做事真是雷厉风行，这大概与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有关。也就是在通话后没过几天，一个细雨霏微的夜晚，金兄便从大老远他所居住的秀枫翠谷公寓，送来了《语林拾得——咬文嚼字精选一百篇》的粘贴稿本。灯下淪茗论文，纵使是鬓染微霜，面带人生风

雨的刻痕，金兄依旧是那么的亲切爽朗，那么的意气风发，那么的谈笑自若，那么的一股子使人无法抗拒的吸引力。

自然是金兄去后，昼长寂寂，在桌上水仙吐香，黄菊送爽，或滚一盅咖啡，或泡半杯立顿红茶中，开始拜读金兄的大著。大著共分“语林啄木”、“词语探源”、“疑义答问”、“文史杂考”、“争鸣求是”、“审阅札记”、“辞苑鸿泥”等七个块面，有的块面之下又分为几个小块，如“语林啄木”底下，分为“辨字析义”、“辨音正读”、“引书指谬”、“标点质疑”等等，使人读来大有层次井然、一气直下、酣畅淋漓的快感。

“语林啄木”，犹如啄木鸟在树林中啄木觅虫那样，为纯洁祖国的语言文字，金兄真可谓啄木声声，朝夕不断。例如其“辨字析义”类中有篇《“箪食瓢饮”与“箪食壶浆”》，啄了一下著名作家邵燕祥，指出其误将《论语》形容颜回生活清苦的“箪食瓢饮”，与《孟子》描写百姓热烈欢迎王师的“箪食壶浆”混为一谈的差错。对于人们如何准确辨析、运用这两个典故性成语，很有启发。“辨音正读”类中有篇《“刘禅”的“禅”怎么读？》，对于这个历来隐晦难辨的人名读音，作了深入的考释。为了把文章写得有理有据，金兄翻检了《说文》、《玉篇》、《广韵》、《庄子》、《史记》、《三国志》、《春秋名字解诂》、《佛学大辞典》、《佛光大辞典》等许多古籍和工具书，反论正论，最后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引书指谬”类中那篇《东关西关 何事何时》的妙文，从多个方面指出著名作家李国文先生引用古人诗文信手随意所导致的失误。不但引证确凿，说理透彻，而且语言诙谐，饶有风趣，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标点质疑”类中，《〈颠倒兰亭集序〉标点辨证》和《〈水经注〉标点差错举隅》是两篇力作，分别对王蒙先生和陈桥驿教授在校点古文中出现的纰漏，作了详尽的分析和考订，充分反映出金兄的古文功底，以及在学术上一丝不苟的认真精神。

“咬文嚼字”，大出新知。翻过“语林啄木”，接下来再看“词语探源”。在此块面中，金兄从“咸水妹”探到“黄猫黑猫”，再探到“上

海”何由称“海上”，此外如对“射柳”、“穿杨”、“狼狽”的探源，对“首当其冲”的释义和语源考辨等，都是相当耐得咬嚼的妙文。作为一个老上海，我对金兄所写《“上海”何由称“海上”？》一文，更来兴趣。文中，金兄对“海上”一词，选择了前人从未涉及的视角，从文字训诂入手，旁征博引历代典籍，广及文史的探讨，所得的结论确实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可供研究上海历史地理者参考。此外，为撰写《“狼狽”二源试探》这篇近五千字的长文，据说金兄曾遍检群书，广搜例证，前后达数年之久，纠正了历来语文词典关于“狼狽”一词长期沿袭的错误解释。其资料及论点，也为后来的研究者多所征引和承用。

作为本书的一个块面，“疑义答问”块中，诸如《“范睢”应作“范雎”》、《“执著”还是“执着”？》、《“触蜚”应是“触龙”》、《“陈寅恪”的“恪”应当怎么读？》、《“会稽山”的“会”以读 kuài 为宜》、《也说〈天方夜谭〉为何用“谭”？》、《“鬓毛衰”的“衰”不读 cuī》、《从误读中产生的新音——谈“裳”字轻声的来历》等文章，也真的让人读出好多原先并不在意然而却又确确实实的新的知识来。按理说，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是眼下新版《史记》中最权威的本子了，可是却也因为卷帙浩繁而难免暗里藏错，这不，《史记》第七十九卷《范睢蔡泽列传》中的“范睢”就出了问题。“睢”是个错字，应当改作“雎”。现代史学大师陈寅恪的“恪”，几乎人人都念 què，却偏偏应当读 kè，而且这还是陈先生自己的意见。《天方夜谭》这部外国文学翻译名著，几乎家喻户晓，但为什么用“谭”而不用“谈”，历来无人深究。有作者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把它跟唐朝的避讳扯在一起。这种无稽之谈，也是通过金兄的考释才得以澄清。《咬文嚼字》设有“百问百答”专栏，金兄的不少文章就首发在这个栏目中。通过读者和他的一问一答，许多疑义便涣然冰释。

别以为咬文嚼字，雕虫小技，但就是因为忽略了这种小技，经常让不少大学者、名作家也一不小心，便翻船落水，栽进旋涡。举个例子，本书“文史杂考”块中有篇《和靖实无妻与子》的文字，就点

中了名作家曹聚仁和余秋雨的软肋。曹先生在《万里行记》中提到北宋处士林和靖时说：“相传他梅妻鹤子，今日孤山，还有鹤冢。其实他是有妻室有孩子的。”余先生在《西湖梦》里承袭了这个说法。两位名人一先一后，以泛泛而谈的笔墨，推翻了近千年来的历史定论，引起了读者的关注。金兄从当时学者的诗文以及正史、笔记中，精心钩剔出确凿的史料，作了详密的考证，终于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文史杂考”是本书的重头，涉及的问题相当广泛，可谓新知迭出，精彩纷呈。读者自可领略品味，不要轻易放过。

最意味的是本书所列“争鸣求是”块面。在这一块里，文明兄通过对左秀灵、符达维、刘金、楚山孤、谢质彬、张觉、张宏明等先生文章的论证和答辩，显示了其深厚的国学功底。例如左秀灵先生先在《咬文嚼字》上发表了《剑及履及？剑及屨及？》一文，对社会上不用出自典源的成语“剑及屨及”而用后起的“剑及履及”提出了质疑。其批评对象涉及大陆的权威工具书《辞海》和台湾省的“国立编译馆”及《国语辞典》，影响颇大。左先生大段抄引史料，语气相当尖锐，可谓义正辞严，看得出是下了一番考证功夫的，想来多数读者、专家乍读之下，都会人人称善。可是我们的金兄，却在经过自己的一番咀嚼思考后，偏偏石破天惊地写出了一篇商榷妙文，从“履”字新义产生的年代到异形成语源流演变的一般规律，论证了“剑及履及”这一变式的形成和后来居上的合理性，纠正了左文的偏颇。其中每一结论的得出，都以坚实的论据作为支撑，使人除了信服，还是信服。

最后两个块面是“审阅札记”和“辞苑鸿泥”。这是金兄长期以来从事书稿审读和辞典编纂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审阅札记”中令人瞩目的是《白璧微瑕说〈管锥〉》那篇力作。众所周知，社会上多年以来以耳代目的宣传，早已把一位作家、学者的钱钟书先生，变成了学术界的一方新神。然而我们的金兄却不这样认为，学术面前人人平等，你钱先生的文章有疏漏，有差错，我出于对学术、对社会、对读者负责，也自然照纠不误。例如仅仅读了《管锥编》第一卷

以及第二卷的上半册,金兄就发现引文中字词方面的差错几近百处,甚至书名、篇名张冠李戴,汉唐旧注混为一谈,脱字漏句造成的文意错乱,也多所存在,使人读后如堕五里雾中。对此,历来钱学研究者几乎都视而不见,《管锥编》一版再版,也很少予以改正。金兄此文,虽未涉及钱先生的学术思想,但一句一字的考订,涉及文字、音韵、训诂、职官、典章制度等多方面的知识,即小见大,洞幽烛微,也足以发聋振聩,于钱著新版的纠谬刊误不无小补。即此而言,诚不愧为钱学功臣。据说金兄原计划于一年内撰写《读〈管锥编〉》札记五十篇,在《咬文嚼字》上连载,后该刊以版面有限、内容艰深等原因而决定停发,实在令人遗憾。“辞苑鸿泥”中的《论典故及其立目问题》,是金兄在十八年前为上海辞书学会成立大会撰写的学术论文,原稿长达一万余字,发表时压缩了三分之一。在动笔前,金兄遍览古代作家诗文及笔记、小说、戏剧等著作百余种,摘录例词上千条,费时一月才告竣。文章在《辞书研究》发表后,对于《汉语大词典》典故条目的选收和其他典故词典的编纂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明眼的读者,自可通过比较,得出客观的结论。

作为本书的第一个读者,我感到这确实是近年来看到的有关语言文字、古籍音义考释方面的一本好书。“咬文嚼字”,温故知新,按照我们孔老夫子的教导,我以为天下读者要是有缘能够读一读这本好书,至少在语言文字的某些方面,真的是可以为人之师了。“咬文嚼字”,增智获趣,那触类旁通的考证,那意想不到的纠讹,大有使你一册在手、欲罢不能的奇趣。“咬文嚼字”,打破偶像,曹聚仁不是神,钱钟书不是神,余秋雨不是神,邵燕祥同样不是神,尤其是把看上去俨然一代宗师的钱钟书请下神坛,金兄真是何等样的功力!何等样的胆识!何等样的自信!我们的那位经常让人大喜大惑的王朔先生曾经说过:“过把瘾就死。”过把什么瘾就死?或宦海弄潮,或商江击楫,或狂饮滥嫖,或情天恨海,还有赌场冲浪,股市搏傻,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倒不如执一卷《语林拾得》,有红袖添香最佳,若蓬门来月亦乐,过把瘾未必

就死，读好书人生胜缘。

“明明白白我的心”，读罢掩卷，回忆在我并不太广、亦不太窄的交往圈中，若论国学基础，学问根底，我所最钦佩最折服的，自推金兄为第一人。自与金兄相识以来，屈指细数，也已经有二十多个年头了。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平时偶尔碰到学术上一些无法绕开的“拦路虎”，要是请教金兄，那当道之“虎”无不立时避让，让人感到他真有“降龙伏虎”的大能，“咬文嚼字”的奇才。

金兄原先就职于辞书出版社，后来到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当总编。多年以来，金兄校证了《金石录》，主编了《中华古汉语字典》等多部工具书。当然，那些出版物都是有分量的重头戏，但毕竟仍然属于孔老夫子主张的“述而不作”之类的产品，由此我常暗自思忖，以金兄之才学，要是能够把自己平时编文审稿、读书治学中有感而发、点滴积累下来的一些零星文字，掇拾成编，那就必定一炮打响，犹如平地一声惊雷，非但在金兄文字生涯中绽一奇葩，亦且更是天下爱读书爱咬文嚼字者之大幸了。如今，当我手捧金兄这本大著，心里多年来的愿望终于实现，能不为老朋友的成就感到骄傲？感到欣喜？

《语林拾得》虽然是一本有关语言文字方面的捉错正讹之作，可是细观全书，却又让人感到行文明白，说理透彻，有如抽茧剥笋，大有步步推进、层次井然之妙。譬如书中《“箪食瓢饮”与“箪食壶浆”》、《用于粗话的“鸟”不应读 niǎo》、《“范睢”应作“范雎”》、《“剑及履及”不能用吗？》等文章，读者要是稍稍留意，把它当成一篇篇说明文或议论文的范文来读，相信对于为文之道，亦必然会有所收益。

平时，我喜欢书法，有副对联常爱书写，就是“直上中天摘星斗，欲倾东海洗乾坤”，眼下读金兄书，我想，即使是金兄此著未能尽洗东海文字之错讹，可也确已攀摘到了中天閃閃烁烁的星斗：那些文章中跳动闪烁着的小精灵，那些书中让人眼睛为之发亮的一篇篇奇文妙论。

无论如何，金兄是不容易的。平时与金兄结交，他对于买书的慷慨，真是使我感动。忆往昔，众人受穷，金兄亦然，可有时金兄尽管囊橐不丰，家里等米下锅，但看到心爱的书籍，却又必定眼睛发亮，义无反顾，倾其所有，喜滋滋捧书而归，纵使吃粥挨饿，亦心甘情愿也。由此日积月累，至今家里藏书铺天盖地，达二万册之巨。自然，这二万册藏书，要是换成古代的线装本，又何止汗牛充栋呢？由此每当我看到金兄“二万雄兵伴晓昏”的诗句，便总是为之激动不已，羡慕不已。也正因为几十年一贯地买书不断，读书不断，加上多年来养成的工作习惯，铸成了金兄对于“咬文嚼字”的奇特才华。要是缺少了“二万雄兵”的底气，我们将又如何想像文明我兄？又如何想像他的新著《语林拾得》呢？

观其书可知其人。读金兄著作，我更看到了金兄抓紧点滴时间，每天一直耕耘到深更半夜，几十年如一日，“只为斯文惜寸阴”的治学精神。过去鲁迅把别人喝咖啡聊天的时间都花到了治学为文上，可是金兄对于自己，又有诗自述道：“多少华堂豪饮夜，省庐唯有月临门。”“省庐”是金兄的斋名，我曾为之写成横幅，至今高挂在他的斋头。每当别人华堂豪饮、倚红偎翠之时，我们的金兄却门庭冷落，正在甘坐他的冷板凳，而与之相伴的，亦唯有斜月临门而已。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我愿广大读者朋友于“咬文嚼字”温故知新之外，更加要在无字处读出文明兄的一番刻苦精神、磨砺精神、冰雪精神来，那于读书为人，收获就更大了。

2001年3月3日于沪上百尺楼

目 录

开卷题诗:《自述》三首	金文明(1)
序一:妙在点评新意出——诗代序	张 斌(3)
序二:春来语苑绽奇葩	洪丕谟(4)

一、语林啄木	(1)
--------------	-----

(一) 辨字析义	(3)
----------------	-----

“志学”怎能称“晚年”?	(3)
--------------------	-----

“圯”和“圪”不能相混	(5)
-------------------	-----

“供壁”应作“拱壁”	(7)
------------------	-----

“簞食瓢饮”与“簞食壶浆”	(9)
---------------------	-----

《说三道四》中的“覆”字	(11)
--------------------	------

应是“达摩克利斯剑”	(13)
------------------	------

公主不能坐鸾舆	(14)
---------------	------

“鸡口牛后”是什么意思?	(16)
--------------------	------

是“碧玉掉落黄泉”吗?	(19)
-------------------	------

“排揎”不是“排遣”	(21)
------------------	------

“径嵌”是谁?	(22)
---------------	------

“五朝门”在哪里?	(24)
-----------------	------

“致仕”不是“获得官职”	(26)
--------------------	------

何来《五经世学》?	(27)
-----------------	------

《辞海》修订版漏改三例	(29)
(二) 辨音正读	(31)
“刘禅”的“禅”怎么读?	(31)
“皋陶”的“陶”读 táo 吗?	(34)
“王莘”的“莘”该读什么音?	(36)
“应场”的“场”不读 yáng	(39)
“传”字两读要分清	(42)
准确辨别“畜”字的读音	(45)
“说客”、“说服”读音之我见	(46)
“水潦”、“洪适”谈辨音	(49)
关于“嬷”:《新华字典》和《辞海》打架	(52)
用于粗话的“鸟”不应读 niǎo	(57)
解惑自有审音表	(59)
附录:欲查辞典好困惑	(61)
(三) 引书指谬	(63)
引文忌张冠李戴	(63)
诗文引误三例	(64)
如此引文太粗疏	(66)
莫明其妙夫子言	(67)
王潜何曾下扬州	(69)
青史何须太子写	(71)
“甚于”岂能作“胜于”	(73)
东关西关 何事何时	(74)
(四) 标点质疑	(76)
“侍郎”可拜不可掌	(76)
《颠倒兰亭序文》标点辨正	(78)
《水经注》标点差错举隅	(81)
古文标点难	(85)

二、词语探源	(89)
“咸水妹”得名一说	(91)
关于“黄猫黑猫”	(93)
“上海”何由称“海上”?	(95)
“峒”字的异义是怎样产生的?	(99)
“名副其实”和“名符其实”	(102)
从“射柳”到“穿杨”	(104)
“狼狈”二源试探	(107)
“首当其冲”的释义和语源考辨	(114)

三、疑义答问

“范睢”应作“范雎”

——标点本《史记》中的一个错字

“执著”还是“执着”?

“酸痛”还是“痠痛”?

“触讐”应是“触龙”

“陈寅恪”的“恪”应当怎么读?

“会稽山”的“会”以读 kuài 为宜

也说《天方夜谭》为何用“谭”

附录一：《天方夜谭》为何不用“谈”?

附录二：“谭”与“谈”通用始于何时?

“鬓毛衰”的“衰”不读 cuī

从误读中产生的新音

——谈“裳”字轻声的来历

四、文史杂考

点戍划戌戌中空

再谈“戌”和“戍”

“毋丘”辨

谈丘、邱二姓	(162)
古书中的“墜”字	(164)
也来说“猪”	(166)
附录一：汉字中的“猪”	(167)
附录二：猪是怎样跑进“家”中的？	(168)
辛弃疾《摸鱼儿》词“君莫舞”试释	(171)
“韦编三绝”一枝独秀小考	(175)
和靖实无妻与子	
——由余秋雨《答徐如顾先生》引发的论辩	(178)
不是皇帝，又称皇帝	(183)
县名“爱辉”今何在？	(185)
古地今注，错得离谱	(188)
“纣王”的“纣”是谥号吗？	(191)
“周武王”的“武”也不是谥号	(194)
唐代纪年为什么一度用“载”？	(196)
关于唐玄宗改“年”为“载”的馀话	(199)
“毛之将附”和《四书改错》	(201)
《三礼经传通解》和孔安国《尚书大传》	(204)
“登鹳鹊楼”诗题辨正	
——兼考鹳雀楼冲没年代	(207)
五、争鸣求是	(215)
(一) 关于“左券”和“右券”	(217)
左秀灵：谈“左券”和“右券”	(217)
金文明：也谈“左券”和“右券”	(219)
(二) 关于“敝人”和“鄙人”	(223)
符达维：“敝人”还是“鄙人”？	(223)
金文明：也谈“敝人”和“鄙人”	(225)
(三) 关于“剑及履及”和“剑及屣及”	(229)

左秀灵:剑及履及? 剑及屨及?	(229)
金文明:“剑及履及”不能用吗?	(231)
(四) 关于“别字”和“同音假借字”	(234)
刘金:《西游记》里的别字	(234)
金文明:古汉语同音假借字不是别字	(236)
刘金:非关假借 不是写别	(239)
(五) 关于“蒂”字的读音	(241)
符达维:米蒂怎么读?	(241)
金文明:也谈“蒂”字的读音	(242)
(六) 关于新词“驿动”	(244)
楚山孤:请别“驿动”	(244)
金文明:也谈“驿动”	(246)
(七) 关于虚词“终于”	(249)
谢质彬:说“终于”	(249)
金文明:也说“终于”	(252)
(八) 关于“籟”字的古义	(256)
张觉:“籟”在古代指声音吗?	(256)
金文明:“籟”在古代可以指“声音”	(258)
(九) 关于汉字读半边音的问题	(260)
吾三省:胡适谈“约定俗成”	(260)
金文明:行不得也哥哥	(262)
(十) 关于《金石录校证》“字伯时父”一句的标点	(265)
张宏明:《金石录校证》标点辨误一例	(265)
金文明:不要辨“正”为“误”	
——答张宏明先生	(267)
金文明:“字伯时父”断句补说	
——再答张宏明先生	(270)
刘浦江:李公麟《古器图》有著录可考	(273)